

● 中国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

李子和 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

信仰·生命·艺术的交响

——中国傩文化研究



信仰·生命· 艺术的交响

——中国傩文化研究

李子和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吉成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施德端

信仰·生命·艺术的交响

——中国雉文化研究

李子 和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50千字

印数 1——1,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2142-1/G·1160 定价: 4.80元

A Brief Introduction

Li Zihe

This book is a special work about Nuo culture. Nuo is a branch of Chinese witchcraft culture in China, whose ritual activiti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as early as Shang Dynasty and meant to drive away devils. In the long process of developing, Nuo has been always taking witchcraft consciousness as its core, bu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urroundings in China, it took social philosophy of life and other forms from some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gradually became a kind of folk activities and folk belief very widespreadly in folk China. Nuo, with about 3000 years' history, is a continuous spring current and has made a great influence on other cultures. This book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Nuo cultural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folk belief, folk art (Dance, drama, masks and folk oral literature, etc),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system and folk traditions. In investigating into the secret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by choosing and using a great amount of literatur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today's folk "living forms" materials, and using theories of the author of multi-subjects, this book investigate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folk

belief and ar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and so on. Both The writing and the method of this book are strict and cautious. It is worth reading. (Translated by Cao Yun)

Li Zhi

This book is a special work about Nuo culture. Nuo is a branch of Chinese witchcraft culture in China, whose ritual activiti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as early as Shang Dynasty and meant to drive away devils. In the long process of developing, Nuo has been always taking witchcraft consciousness as its core, bu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urroundings in China, it took social philosophy of life and other forms from in some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gradually became a kind of folk activities and folk belief very widespread in folk China. Nuo, with about 3000 years' history, is a continuous spring current and has made a great influence on other cultures. This book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Nuo cultural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folk belief, folk art (Dance, drama, masks and folk oral literature, etc.),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system and folk traditions. In investigating into the secret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by choosing and using a great amount of literatur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today's folk "living forms", materials, and using theories of the author of multi-subjects, this book investigated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folk

编者献辞

中国民族众多，文化悠久，各民族在长期共存中文化上彼此交流，经济上互通有无，血缘上互相融汇，共同创造了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各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别，文化也各具特色，这又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源泉。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自身的价值，又都处于不断的变迁与发展之中。

中国历史上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往昔多局限于汉族文化。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有可能对各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系统和综合的考察。近年来，有份量的有关民族文化的调查报告纷纷面世，从而为深入展开各民族文化的研究所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我国各民族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新的时代将迎来民族文化繁荣昌盛的新局面，随着国内各民族的密切往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拓展，我国各民族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必将更加引人注目。这样，描绘民族文化的真情实况，发掘民族文化的珍贵宝藏，分析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阐释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探讨民族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便构成一项庄严而诱人的使命。《中国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正是以此为宗旨应运而生的。

我们期望丛书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化变迁，并将努力就民族生态、生产生活、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礼仪节庆、信仰禁忌、语言文字、科技文艺等等一切可能的方面。以专题的形式展开深入的研究。丛书要求突出“民

族性”和“专题性”，以有别于一般的文化书籍。我们注重第一手的调查资料，提倡实证，追求描述上的生动具体，比较上的纵横展开和理论概括上的独创性。

我们期望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发掘、整理、研究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伟大事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突破,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助于介绍中华民族文化于世界,并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服务。

1990年9月

序

由于工作职务关系，80年代中期我参与了“侗文化研究”的主题和尔后的一些思想交流，现在又作为《中国侗文化研究》一书

的先睹者，故借此机会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写出来与同志们交流、商榷。《中国侗文化研究》一书的主旨是以侗事象材料（主要是贵州区域的现存侗事象材料）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探讨侗文化的源和流，探索弘扬民族文化和移风易俗的路子，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服务。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开拓性的大胆尝试。本书的出版问世，又说明著者数年来认真田野作业和艰苦案头钻研的成果是初试成功的。

《中国侗文化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论证侗根于初民母系制时代的巫，衍为奴隶社会的宫廷侗，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侗事，逐步分流为统治阶级所专有的宫廷侗与为劳动人民大众所用的乡侗两个分支。《中国侗文化研究》这部学术专著以丰富的材料，从民族、民俗、民间文学、造型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以及社会、地理、历史等学科多方面着重对乡侗作历史的和现实的考察、分析、综合研究；由此可见著者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大量篇幅，力求侗文化研究摆脱“纯学术”和“猎奇”等窠臼；也正由于该书遵从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的宗旨，才能够随着研究工作思路的深入展开，逐步加深了侗文化与四化建设关系的认识，从而看到当前侗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问题。

自有人类始，便有文化。人们创造了文化，但反过来，文化又塑造了人。这样，人民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不断地进行吸收、研究、丰富的工作，便是创造使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文化之必不可少的事情了。研究文化和文化史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从定义或概念出发，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而不必强求一致。

应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侗文化研究才出现新的局面。继1981年湖南省侗戏座谈会之后，1986年底贵州民族学院和德江县民委在省民委的支持下，举办了贵州侗戏堂戏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贵州省文化厅支持下，全国侗戏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同时成立了中国侗戏学研究会，通过这几次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学术活动，贵州侗文化逐渐被各界人士所认识，再就是近年来安顺地戏应邀巴黎法国艺术节、西班牙马德里艺术节演出和侗面具到西德展览，贵州侗第一次为西欧观众所关注，美、日、欧各国的一些学者陆续到贵州考察访问，并撰写了一些论文。

近年来，贵州省文化厅、省剧协美协、贵州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贵州省民委、贵州民院和省史志办及其下属有关单位以及各族各界广大有志于侗文化和侗文化爱好者，分别作了调查研究、资料文物蒐集、整理出版、发掘研究等诸方面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已聚集成一支最大的侗文化研究队伍，并做出不少成绩。贵州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宝藏。十年来我们开始打开了宝库的大门，而升堂入室探宝还有待于来日。这座具有世界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侗文化宝库坐落在贵州。我以为对它的研究工作首先应把握三个基本点，一是民族，二是自然地理环境，三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贵州侗文化应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它的地理幅员大体上包括乌江、红水河、都柳江、沅

江等流域；梵净山、大娄山、乌蒙山、苗岭等山脉，即川东南、湘鄂西、湘西、桂北、滇东北及贵州省全境。这一区域的地质特点是世界地质图上少有的大面积连片喀斯特（岩溶）地区。长期聚生于岩溶地区生态环境中的众多民族，在先后陆续参与的开发过程中保存了古老的侗文化，留下了这一可以窥探到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活化石。贵州和全国一样，侗文化研究是从侗戏切入和突破的，侗戏研究带动和鼓舞了民族文化社会学、造型美术与美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开拓深入研究的积极性。因此，《中国侗文化研究》带有向侗戏倾斜的印记，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侗戏的范畴，把研究的视野开拓到更广和更深的境界。

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88年在香港大学一次讲演时正式提出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经过国内外探讨争鸣，今年5月，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持的《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的讲话。可否认为，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总体观点，是贵州侗文化研究思路和方法的重要参照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它的主流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

我们从浸润于贵州各民族俗信中的侗事象个性的总和里，回顾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和现状，展望民族文化的明天，取得互助互学、友好团结、共同繁荣的共识，为创造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努力。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继承性问题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

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990年初李瑞环在《关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若干问题》中讲道,相对来说,文化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是比较强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说,人类不会轻易抛弃祖先留下的遗产。1959年12月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阐述得更科学更精辟:“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容易刺激感情。……另一方面,对反映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更改,……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斯土斯民是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侗文化的主要载体,贵州侗文化的延续和扬弃主要靠贵州区域各族各界广大人民为主要基本力量。事关政策,这就是其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引文的目的和缘由。

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贵州侗文化研究的成就,特别是侗戏、侗面具及造型美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这样一些看法是较符合实际的:主要传承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侗,不仅延续了侗文化的发展史,而且保存了文化史研究的活的社会化石。侗文化一只脚尚停留在原始思维和巫音巫舞之中,另一只脚却已迈进现代生活和艺术表现的大门,侗的这种复杂性、多元性,为研究贵州区域的侗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以及巫术和社会俗信相剥离的轨迹,提供了材料和科学的依据。

在现阶段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研究工作的视野,从弘扬民族文化的整体观点出发,进行有关各学科调查研究工作的布署安排,自觉地向探讨侗文化在当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移风易俗中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倾斜,比如,摸清城市和农村的侗事重要载体——端公、师公、道士、土老师、巫婆、神汉等从业人员队伍的基本情况,和对他们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研究专项侗文化事象的扬弃工作;正确贯彻移风易俗和整理这方面的“两为”、“双百”的典型经

验等，看来是有必要的。我们相信，社会宣传与普查相结合，专题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一定能把侗文化研究引向多层面和更深的层次。

浅陋之见，不揣冒昧，勉为之序云。

康 健

1990.7.17

导 言

在我国流传达数千年之久的傩文化，近几年来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傩，这种源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一种巫术祭仪，一直流传、演变、存活于我国的广大民间。它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只不过我们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没有认真对待它，更没有考虑研究它罢了。前几年，可能是因某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傩的遭遇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突然间瞠目结舌地对着它，有如发现了一座过去被掩埋在沙底下的金字塔，又好象发现了太阳系的一颗新星一般。其实，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就曾从社会、人文科学角度探讨过。客观存在的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傩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体系，是我国巫文化的一个分支。上古时期，傩产生、流传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地区，随之在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内世代传承。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傩事活动一直传而不衰，至今还以种种形式存活于不少省区和许多民族之中。这样，如果还把傩视作新的发现，那么就简直像是一个妇人面对自己生养的孩子竟不认识了一样荒唐。然而，傩文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无论如何表明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关心。

1986年7月，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贵州思南傩坛戏这一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的有关消息。同年10月贵州安顺地戏应邀赴巴黎法国第十五届秋季艺术节和西班牙马德里第二届艺术节的演出，受到彼邦人士瞩目。1987年11月“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览”在北京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反映相当强烈。1988年11月

“贵州侗艺术形态展”在贵阳举行，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在筑召开了侗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侗戏学研究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9年5月“贵州侗艺术形态展”应邀赴联邦德国展出，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1990年，侗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我国召开。这是近年有关侗的一些情况。其实，在此之前国内一些省区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调研工作，例如，江西省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在全省范围内作了侗舞调查；湖南省在1981年就曾召开了湖南省侗戏研究座谈会，并整理了部分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在1984年就召开了全区师公戏音乐座谈会；安徽省在1986年初召开了全省的侗戏讨论会，等等。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侗研究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目前侗文化研究深入开展的过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也在随之增进，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纷纷前来考察，企图搜集资料开展研究；笔者认为，侗文化研究的中外交流与合作并非没有必要，但是却必须建立在学术平等和有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贵州侗戏，作为我国侗族文化的主要生长地，对于侗族、侗戏，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侗文化的研究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其所以如此，则完全是侗文化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所决定的。侗族由部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经过封建社会，首先，侗的文化思想史价值。由于侗族社会与汉族社会关系密切，从有关的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可知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侗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残存于今日，它从民间传入到宫廷，从侗舞、侗礼到侗戏，等等。作为一种源远流深的传统文化，联系着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兼融了儒道释三家的许多思想观点，流布于数千里的九洲大地，散布于许许多多的民族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其联系不可谓不广泛，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侗文化

延续至于今日，可以说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活形态”的思想史料。

傩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整体的其它学科部类，如哲学、社会学、宗教、艺术、文学、民俗等等以巨大影响。要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不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如果不研究中国巫文化（傩、萨满等），那么，可以说断乎难于把握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真正过程和本质。还可以说，傩在世界范围内的巫文化研究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其次，傩的社会学价值。

存活于现今的傩事活动，依然在广大地区产生着巨大影响，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联系着若干代人和千百万民众的心理、意识、信仰。傩文化确乎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中广泛联系着社会体制、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等等方面。可以说，傩是活着的社会化石。因而，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傩文化的研究，达到从一个方面考察、认识中国社会各时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等的目的。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基本国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方略上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再次，傩的戏剧史和面具文化价值。

由傩事活动产生、衍化而来的戏剧形式，引起了中外戏剧史家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傩祭仪式和戏剧的产生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戏剧发生学的讨论中或许能起到重大的突破性作用；这是因为傩戏作为宗教性祭祀戏剧的一种，它和中国传统戏曲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在中国戏曲史、在中国祭祀戏剧史上都有宝贵价值；这还因为，傩戏和世界上的种种宗教戏、面具戏可以作比较研讨，促进世界戏剧文化史的研究，等等。至今还存活于我国民间的傩戏，的确在戏剧史上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和非常宝贵的。

世代相传的、凝结了我们民族心智的傩面具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其数量的巨大，工艺的精美绝伦，意蕴的丰富深邃，造型的千容百态，历史的久远悠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面具文化中名列前茅。深蕴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傩面具，是中国面具体系的一个分支，也是世界面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傩文化的价值在将来的研究中必然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以上所举仅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傩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经历了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以它就毫无疑问带有不少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相适应和有所抵牾的东西。因此，对它采取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的做法都是不妥的；以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可知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应予肯定的东西，同时它又有不少落后的因素，应该清理和摒弃。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早就明确而又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这是我们在研究傩和类似的文化遗产时，应该学习和记取的。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